

清溪集卷六

金華宋濂著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先
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皇元贈奉
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有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美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

山遠宗微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括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隆山牟公應龍得本史李心傳史學端績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徃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

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
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
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遼馬雲海島嶼中
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
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公鄉者
爭相近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激嘗語人曰東陽柳
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
是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
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

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
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士御史名監司者其
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
事即時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
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釋詳緻迂議莫不多之勳戚
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正定
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
力辯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
沒臨江守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其祚
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

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
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
檄所部宗族之沉陵歲貢包茆四十餘甌節輕每樞
押行更多沉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貢
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涉輒
棄不視先生自相臣造船可以備治之其當新者聽
給沒入賊吏錢母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
馬公祖尚薦先生堪任風憲辛丑拜上弗報三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

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藉於禮官者
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
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輒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
所在學官提舉朝夕膳歲進米凡八千石皆取於諸
生餼稟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進饋其弊者黃
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
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
宋高士蘇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
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
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

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
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諫其
獄先生為鉤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備秩而歸杜門
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
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嵩壑海內仰之猶如魯
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
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
十二朝廷更化任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
于上者於是有意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
編脩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

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不
不艱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
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
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二矣省臺樞府而下皆哀
歸將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太學士吳公直方國
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
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
尤哀家孫頴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
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
盛氏合塋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

十二年卒子男三自同因孫男二和穎穆和天文一
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逸思
錄廣輯三卷字絲二卷歲于家先生局度擬定燕居
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又與之處未嘗見
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清
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
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
人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
通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
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

為精研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疑
至陽水為文章有奇氣春容紆徐如老将統百萬兵
雖旗幟鮮明戈甲燭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聲若先
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
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
生之群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瀛洲之瀛雖不
敏受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隲成章
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它日太常特
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
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元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會祖諱聞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
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

渤海郡公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柱國追封渤海公

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

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毗陵毗陵吳之延陵乃季子

之采邑也自時厥後一遷于鄱陽再遷於婺之浦陽

浦陽比鄱有里曰新山去今縣治二十餘里吳氏之

先祖家焉其象猶在大樓山之原歷三傳有一翁始

生六季其分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西吳溪上公

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

崇崇生子玳子玳生嗣明嗣明生元禮元禮生景行

景行生璣璣生宣慰公聞世隱於農而能以頌詩讀

書為務委社書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蕃字衍之
以質遷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二從兄迪
公即吳之季子伯紹為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寶
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渤海郡夫人沒七歲而
渤海國夫人亡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旨
公居承旨公寬厚長者強宗右姓時侵苦之至奪其
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公時雖在童孺
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轢我者利其孤幼也
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向人豈丈夫也哉遂自力
於學宗人知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粵

謝公翱枯吳公思齊咸寓其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
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
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他生晚
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蠱疾諸醫不能療數
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為公危有相者謂曰子貌當
貴甚疾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吾言病
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史事於帥閫不數
月其疾果瘳聞錢唐為東南都會而行中書檄焉一
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
嘆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殆侯時也此而不遇豈

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媼交友直走京師日與貴
公鄉接所見益恢弘而所守益凝定第困於在下而
峻登樞要者又諱問布衣隻影翩翩於五千里外惡
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三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
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徇流俗或憫公勸
其南歸公笑曰生為寄死為弃何分冀北與江南乎
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黃金為泥書毗盧大
藏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
官未幾罷延祐初明宗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說書
已而出幸北藩又罷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為上都儒
學正迨之官已為代者所先時太師德王馬札兒台
留守灤京聞公氣岸恢廓近而與之語大悅以為南
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
則中書右丞相脫脫次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公
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質問
而後行如卜著龜無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
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伸思
曠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
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寶銀者再寶銀華言所謂
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講

說之勞言於上命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
中書難之擬授副提舉階將士佐即未及上重紀至
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
司承發架閣魚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二矣三年遷中
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盡
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官有白金束帛之賜遠國遣使
欲獻群馬以徵求厚價同列以為利爭言之公揣其
道塗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可到縱到馬亦病死
不能多力却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秦王伯顏方秉
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悉變亂舊章出入擁

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相時為御史大
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于家為對公曰大夫失言
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驚曰謀將安出公曰宜亟
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
親大夫知有朝耳家固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
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
鬼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動適秦
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
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相悟急白太后傳
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

為河南行省丞相一反舊政民大說上召公協贊公
召至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盃進饌輒輟以食
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
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
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
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
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
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
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也
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

而家有讀書之人人皆讀書則自不敢為非其有繫於
治道不小丞相因奏役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為甚其
直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為言之減其額而下其
估他如楮幣銅錢相禁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優官
寺建設之冗繁江南居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
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亡何以年
及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
仕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
先元御史言公躡進官階奪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
誣後之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

墓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
以薨後一月葬于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
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
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
立天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為儒
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
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之私謚曰淵
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
男三長士諱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謚次存
仁曾孫方三長中次平次干曾孫女一申公續書欲

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為區區章句之學其於魯論
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
必思踐不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之而不以為難
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
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筆詔
令示之公為指其瑕庇極中事情人皆嘆服性尚風
義德王夫夫婦薨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
師行弔祭之禮尤世之所難公深沉有謀絕不事表
暴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儒緩不知遇事快利若
風鷁掠林健颿挾舟以飛也承旨公薨墓碑未立承

相欲為奏勅詞臣撰文以遺之公曰先君隱約田間
少見於事為若挾天子威命以彌文奪侈之固無不可是
非以誠馭先君也卒辭之乃自壘巨石十五成為碑大書
所封官號後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陰
且謂人口此吾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十年跣步不妄
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惰怠容宿至則相
與劇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頤方岳重臣仰慕焉
光遣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俯伏迎拜唯恐不恭四海
之內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
遇鄉黨者如貧賤時官府事一髮不相涉儻從或以惡言

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不惑於堪輿家誑誕無驗之
說遺言隨地而莖但毋使主親屬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
銘於人以為識者之所訕鄙乃自序歷官次第而系之以
辭曰余生雖艱非有所覲漫游京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
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為至報上
一誠如水東注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以為實錄云夫天
之生材欲振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斂之以培植其
本譬之於物其榮腴流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冰雪
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勢然也公以惇
龐宏碩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晦之於少齡

而顯之於老髦年其意亦猶是爾故公之施於用也萬
固而不搖勇鷙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
反掌頃國勢尊安權姦自是而屏除政治自是而衆
又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混
一四海垂及百年大江之南常布之士品登第一而以芳
烈自見者豫章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
長沙歐陽公玄及公為四人或以文學顯融或以政
事著稱事固有殊道則一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
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
孫士諤恪奉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濂嘗受業淵穎

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濂學最久因以事狀惓惓為
請濂也不文幸獲受知于公雖契家子姓特容以賓
禮見義固不敢辭謹采天下之人所誦言者為文一
通附諸家業之末不敢抗之以為高按之以從卑唯
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筆者尚有攷於斯焉至正
丙申八月將士佐郎新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宋濂述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同知 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
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後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

珪生琳娶忠簡宋公澤之女第始遷于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嘗當秦檜妨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檜
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
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出下而卒中輔
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
散郎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
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
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
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塢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
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
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兵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
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致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
江夏郡夫人初迪公府君之外孫女王氏婦儒林郎
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
生中奉府君及嘉議府君以疾廢故朝請府君俾育
之以為子儒林公安吉宦家嘉定十六年進士朝奉
郎伯虎其父也慶元二年進上中大夫直寶謨閣太

府少卿驛其大父也童夫人任先生時夢大星煜煜
然墜于懷歷三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
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
踰戶閭受之以書詩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
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
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
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
留受業弱冠西游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工宿學先生
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詳暨還文居從仙
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
吏就試皆中其選已時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
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賦鄉闈時古賦以太
極命題場中作者徃徃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
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
天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官
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
主選吏以為白身捕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
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年期會有
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闕四載以
功超一資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
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丁外
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
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
生始六十有七不候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
徑昇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
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
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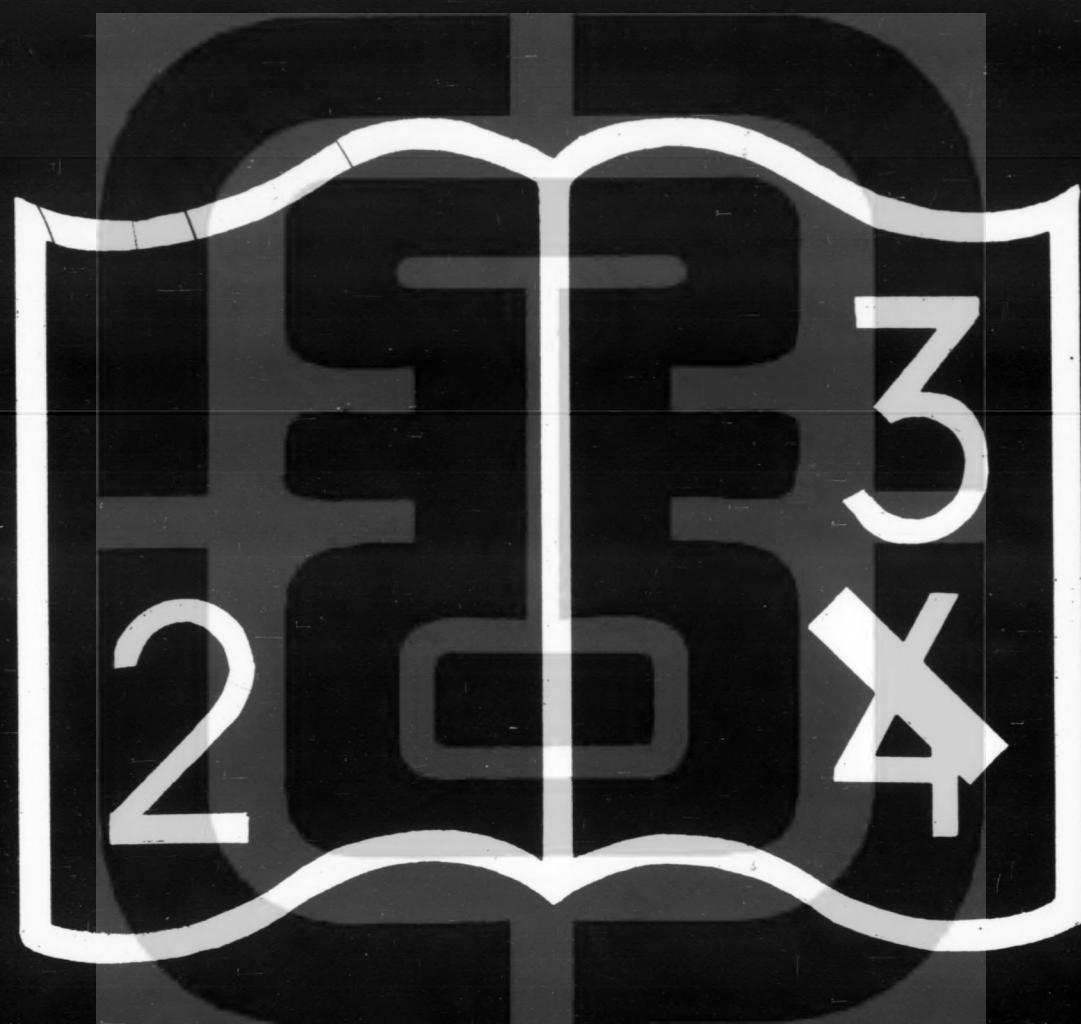
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脩國史七年夏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
官召見於慈仁殿慰諭良久八年夏四月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
年夏四月游上章求埽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
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共前職十年夏四月
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于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
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
公達世貼睦邇時方承制司黜陟之枋移書起先生
商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于繡湖之私第

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
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朱濂傅藻等咸來
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于縣東北三里崇德鄉
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
年甲科進士從仕卽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
孫文林卽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
卽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
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
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清適惠州學正陳克讓與俱
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璠珣所著書有日捐齋初稟三

卷續稟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
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塲而亭戶持其不絕于有司
肆毒害民民不欺正視編萌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
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及誣
夫前子所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
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
監于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
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
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

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
士恒行縣察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
以賄販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
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
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
以瀆家自名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
敢重有辭歲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
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石堰視亭場為
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
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

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
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
塵弗汙先生性篤孝于親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
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
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
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
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
機其絕物先生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
私親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
衣時又寘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于外給侍於



编码错误

应为20~23页

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
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
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
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泆一旋踵間照
如陽春曾不少留礙馬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
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回革與夫制度名
物之屬旁引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斷決
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盡根本乎六藝而
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
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
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
一碧萬頃魚鼈
謹嚴援據精切

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
來如先生者三二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
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
之流以文爲請者日盈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
出家誦入傳雖絕徼殊邇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
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咸棄以爲榮世之議者謂先
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
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
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
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事五朝晚

乃入侍食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惟疑然獨任斯文
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
鏘直與漢唐祥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于出處大
節尤人之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倚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
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
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蹕蹕可傳
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濂從先生遊業
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
于太常國史然鉅細詳紀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

欲其事之白以俟後撰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
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
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詔者為娶之金華
縣令遂為娶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温州娶三
生誥老能傳父經為知名士晚自號桂山翁翁生始
三歲而教授君二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
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
人云初鄉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

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先倡明道要號為極盛翁往來
咨叩而待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
為師友晝夜飭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
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履黑履久弗御革底為穿
故凡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帖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
如蠶絲牛毛剖折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故家
之說有紛拏未定于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白黑四
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
煩餘力辟猶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煩君
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尚書舉于鄉上禮部不利公

無幾微見于顏面益進脩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數
密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髯松彌望
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辟蘿份份披披橫身數
十尋嫩綠可燕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
及杜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
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
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
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雲萬頃亭庵之東
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
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為搆唯天

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
天陰颺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纒
意君復爲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
潔東西比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死無之可
琴可奕可挈尊壘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
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節歷蔣四亭中退坐
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
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
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聲鏘然合節
與歌聲相答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簧音以

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廬
云龍泉之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閭
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予帥衆而禱退之蓋有意植
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爲將
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
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
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
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妍於一時及夫秋
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
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以

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
則巖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
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
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
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
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
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歸濂當持石
鼎相隨采黃精伏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
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跋清源國師所書栖霞碑

代黃侍講

